

云边路

野花

甫跃辉

我想到山坡、田野、河谷、溪流；想到蓝天、白云、光影、风雨、鸟鸣；想到小时候读到的句子，“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写野花的诗词多如野花，何以想起的是严蕊这两句？王国维、俞嘉锡等认为，该词并非严蕊所作，但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些，如今知道了，也仍然深信这样的词句，是必然会出自严蕊这样的“天台营妓”之口的。低下，卑微，天涯孤身，却又鲜活，明艳，生机勃勃。说的是严蕊，更说的是野花。满山满坡满谷满河的野花，少人注意，只在四季的流转里，一遍一遍完成着自己。

不必非得是春天，随便什么季节出门，村里村外从来不缺野花。只是很多时候，她们开开落落，并不引起关注。又或者，是我们自己圈定了牢狱，认定春天才有花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其实是错的。落叶未必是秋天，开花亦不必是春天。一年四季，只要放眼望去，怎么会没有花呢？在施甸，尤其如此。

《野果》一文里，我写了山里的好几种野果，有果自然有花。文中所写的“黄果儿”（覆盆子的一种），在冬日里会开小小的白花。在冬天里，一片红色山坡上，一丛绿绿的黄果儿树，开出满满一头小白花，怎能不让人见之心喜。还有一种野果，也是绿绿的一大蓬，在这时开出更不起眼的的小白花，待到中秋前后结果，一枝一枝米粒大小的果儿，颜色从绿到红再到黑，那时便可小心翼翼摘下来吃了，涩，微甜，我们称之为“三麻雀饭果儿”，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做多花勾儿茶……这么想着，更多不起眼的野花涌至眼前——

几乎都是细小的花朵，浅淡的颜色，开在草坡、沟边或墙角，少有人注意。大院子日益荒废，然而却成了植物的乐园，常见的有车前草、马鞭草、救荒野豌豆、酸浆草、藿香蓂、胡枝子、马齿苋和粉花月见草等等。马齿苋匍匐在地，开极小的黄花；粉花月见草高举细弱的枝梗，开黄蕊花瓣的小花；地桃花占住墙根，叶卵形，被柔毛，花朵粉紫色，颇为粗壮的花柱也是粉紫色的……去年九月和家人去腾冲云峰山，中途在一处万寿菊种植基地边停车，茫茫无际的金黄在周身泛滥，忽然，在田埂边，我发现一种叫做黄花稔的野花，细细弱弱的一枝，开小小的浅黄花。记忆如电光闪现，这是小时候的玩伴啊！小时候偶然发现这些黄色小花粘性十足，我突然发奇想，摘了许多来，捣碎后塞进一个塑料罐，倒入少许米汤，想要做成胶水。有没有成功呢？如今不大记得了，而那诡谲的气味，是至今拂之不去的。

在记忆里占住更多空间的野花，自然是花朵更大或规模更大的。

譬如，《野果》写到奶奶和我常去的一处山坳，（山地之间）“白白的一丛一丛，那是映山白开了；红红的一丛一丛，是映山红开了”。奶奶给我讲过映山红和映山白的故事，两姐妹如何如何，如今是全然忘却了”。写不多查资料，映山白和记忆中的确不一样，也就没再细究，后来偶然看微信公众号“物种日历”，在一篇介绍杜鹃花的文章里，猛然发现，奶奶说的“映山白”并非映山白，而是大白杜鹃！文中还说，“云贵、宁夏地区，有些地方的人会将大白杜鹃的花朵采下来，浸泡后当蔬菜炒食”。作为蔬菜我没吃过，生吃倒是吃过的，微涩，清甜，凉意轻薄。此时回想，滋味仍在唇齿间。

春天里还有一种花，倒是施甸的一道经典菜肴。春风吹过几阵，春雨下过几场，村里村外，从土地到空气到天上，都浮荡着生命的气息。这气息落在半山腰阿云娘家门前的一棵枯瘦的树上，便忽忽地化作了白硕的花朵。我们都唤它作“白鹭花”。白鹭很白，很大，这花也是白而大，繁密地缀满枝头，风一吹过，便连带了枝头软肉软肉的，让人觉出花朵的繁重，也觉出枝梗的轻盈。

想了半天，阿云娘家这棵树，我爬上去过么？记忆模糊两可。我能想象出树干和手心触碰的清凉，能想象出花朵擦过脸颊的轻柔，还能想象出

我站在枝杈间，向村外眺望：春日温暖，多少人家的房舍院子历历在目，谁在院子里打扑，谁在尼龙绳上挂满衣服，花花绿绿的衣服滴滴答答落水，谁到谁家去串门，谁家的狗正追逐谁家的鸡……寂静光阴里，偶尔一两声鸡鸣或狗吠，更衬出春天的寂静。暖风荡荡，光阴浩浩。我置身在一树花影里如梦如醉……然而，这多半只是臆想吧？

爬上树的当是阿云娘的儿子老师。老师比我小四五岁，和我常在一块玩儿。他家住在半山腰，要爬上一条浓荫蔽日的石板路方能到得，路边菜地里、沟渠边，不少半野生的花卉。我拔了几颗水仙花种球回家种，水仙花代代繁衍，如今仍然在我老家的书房前年年盛开；两三年前我带了一些到上海，如今已孳生三大盆。当然，现在我知道这不是水仙花，而是韭兰。而白鹭花呢，学名应该叫做白花羊蹄甲。香港那个紫荆花（洋紫荆）也是羊蹄甲属。

记得那年，老师家摘了白鹭花后，给了奶奶一小盆。白鹭花蓬松地堆在绿色塑料盆里，窸窸窣窣地碰撞着——遥远天际的云朵碰撞，亦是这般声音。将云朵似的白鹭花，用热水焯一下，冷水漂一下，凉拌或者炒肉，味道清爽，满嘴春天的气息。

施甸的季节一向不很分明，尤其夏秋两季。很多花开在夏天，也开在秋天。

譬如夜来香。家门口小路边的小夜来香，是什么时候开的？我只知道是晚上开的，却弄不清季节。也许是春天就开了，也许到夏天才开，一直开到秋天，再到冬天。常常夜里从小路经过，浓郁的香气闷闷地浮动着，如一条月光，勾勒出暗夜里的小路。

譬如铁篱笆（龙舌兰）。村路边、山道旁、水塘畔，总有一簇簇铁篱笆，宽大的墨绿火苗迅速收敛，尖利痛感抵触灼烈日光。在这红土地捧出的烈焰里，一根根粗壮的舌头吐出，有多高？两米三米，甚至四米五米六米？我没量过，因为它总是超越我的头顶，抵达夏天和秋天的高度。就在这根舌头四周，无数花枝参开，无数花朵绽放。我没听过它们绽放的声音，但我想那一定是急促的焦灼的爆裂。这一根舌头哦，是如此雄辩，如此滔滔不绝，如此不容置疑，是红色大地和湛蓝天穹的浩大辩论，不舍昼夜，昼夜不休。即便相识已久，每次路过，这般喧嚣里的寂静，总是让我一次次仰望和感叹。

秋天是怎么过渡到冬天的？哪些花谢了？哪些花开了？有没有花永开不谢？

虽说施甸“四季如春”，但冬天毕竟不一样。冬天走到野外，会看到野草枯黄了，解放军（紫茎泽兰）菱状卵形的叶片沾了细密的浮土，偶尔在庇荫处看到山姜宽大的叶片耷拉着，那宛若仙灵的花朵深藏于内心的绿色漩涡……此时，填满视域的是麦子的大块绿，油菜的大块黄，浓墨重彩，不惜血本，十个海子的诗在此咏叹，十个梵高的画图在此铺陈。

但若走到山上，恰好路过那些收尽玉米或山药（红薯）后的荒地，会看到遍布田埂的鼠曲草、毛茸茸，怯生生。鼠曲草鲜嫩的叶片和花蕊，是制作施甸传统小吃黄花粿的原料。黄花粿我没吃过，是什么滋味呢？犹如冬日阳光的醇厚和冷冽么？

冬天的施甸，太阳是暖热的。万物在光明里涤荡自己，石头也变得温柔，大山也变得谦卑。春风还在远方叹息，雨水还在远方酝酿，雷声和闪电依然不闻不见，不知是谁走漏了春天将至的消息，旧年的花还没谢，属于新年的花已然绽放。

有一年，久居上海的八十来岁的大公大回老家，我陪他在村里走走。在一条干沟边遇到一棵开满花的冬樱，我从没注意，那个熟悉的角落有一棵冬樱。继续走，走到背后山南面，路边又有两棵冬樱，凑近了看，下垂的半开花朵，很低调的样子；隔远了看，整棵树开得轰轰烈烈铺张浪费物我两忘。这不是在开花，而是在以命相搏。寂静的花朵，仿佛都在窃窃私语，窃窃私语汇聚为黄钟大吕。再后来，我从老家友人的朋友圈看到，去施甸旧城和向田村的路上，满山遍野的冬樱在开；今年，又从另一位老家友人处看到，施甸老老元哈寨村的山上，也有大片冬樱在开。一年又一年，这些我不知道的时间，开在我不知道的大地。而和她们的不断相遇和告别，相知和相惜，是我一生的修行。

还有更多的野花，开在我不知道的时间，开在我不知道的大地。而和她们的不断相遇和告别，相知和相惜，是我一生的修行。



大概三十年前，父亲从北京到南宁来看我。那是他第一次来南宁，我们带他玩玩溶洞，喝喝早茶，找各色小吃给他尝新鲜。他蛮高兴。

有一天，他笑眯眯地提出一个要求：“我可不可以……去听听你上课？”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反正教学楼不设门禁，学校也没有不许旁听的规矩。阶梯教室那么大，爸爸就悄悄坐在教室后排好了。

还记得那门课是当代文学史，那一讲的主题是《青春之歌》，刚好是父亲年轻的时候喜欢的。

我上初二那年，从双杠上掉下来，左上臂骨裂，请中医蜡疗，敷药，头一晚痛得睡不着觉。他也不睡，守在我床边，记得那个晚上，他就是在读《青春之歌》。他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党，林道静的那种经历，也许似曾相识。

按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分量，《青春之歌》讲20分钟也就够了，可那天我讲了一节课。重点放在小说遭遇的批判和杨沫修改小说引发的争议上，让学生反思林道静形象的价值。

《青春之歌》出版时好评如潮，但迅速遭严厉批评，认为林道静地主家庭出身，没走过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怎么可能一跃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

虽然茅盾、何其芳等学生所熟悉的知名文学评论家对小说持保护态度，作者却虚心接受批评，迅速作出修改。一是将林道静的亲生母亲设定为被侮辱被迫害的贫雇农女儿；二是安排林道静被国民党追捕，到定县农村教书，从而走上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一修改后来受到了不少诟病。

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应该怎样写？课堂上学生们也给出了看法：大体是认为在三四十年代，不少身处反侵略反压迫社会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结合切身体验和实践，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也能实现思想转变，不

一定非要长着贫雇农的“黑骨头”和参加反对地主的斗争。在与工农结合的形象之外，写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道路也同样有价值。

对我这样讲《青春之歌》，爸爸后来以老党员的身份表示了认可：“不错。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是各种各样的，成长过程肯定也不尽相同。像我和你妈妈都不是好出身，当时也没下过乡，可都坚定地跟了共产党……”

说着说着，父亲又转而回忆起我小时候的糗事。三岁在上海，他和妈妈抬着一大盆洗衣服的水去倒，我在后面帮忙抬水，却反把盆推翻，还因此挨了揍。又想起上海解放时，他和妈妈被派出城迎接解放军，把我寄放在谢姓朋友家，恰逢国民党飞机轰炸，我飞快地钻进桌子底下，瑟瑟地蜷起身子躲炸弹……然后说：“看现在……”

哈，父亲听课也不专心，脑子里肯定在过这些电影，感慨当年那个小不点儿，想不到长大后当了文学教授，站到讲坛上侃侃而谈……

大学的课一般是三节连堂，中间休息两次。下了第一节，父亲笑着点点头，走了。学生们马上好奇地围过来问我，听课的是何方领导。下来我当笑话告诉父亲，他大笑说：“你干嘛告诉他们我是你爸爸，你就说，教委

听孩子讲课

唐初

领导检查工作！”

没想到前不久，这段历史重演。

我二十几年前教过的学生到重庆出差，来看望我。她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上我家改文章，跟当时念高中的女儿挺熟。犹记女儿上大学前一晚，已经毕业工作的她还拿着裁好的裙子到我家，给女儿量身修改、钉拉链，作为送她上大学的礼物。

那晚聊天的时候，她从手机上调出了女儿的照片，对她说：“看看！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是你开讲座的视频，好些网都转了，你现在挺有名的耶！”

我看了看，这些照片我没见过。当晚，小外孙睡着了，我在网上点开女儿讲座的视频。

是个小礼堂，讲台上还摆着鲜花。她穿件厚太空服，在和台下的科学教师对话，在大屏幕上翻动App，播放录像片断，打比方，举例子……她讲的这个命题还是我以前没考虑过的——当老师的一定要学会琢磨学生课堂发言中可能隐藏的真实想法。

跟父亲当年一样，我脑子里也跑开了野马：她小时候各种淘气和恶作剧数不胜数，我常拿粉笔画个圈让她罚站；她中学那会儿，我们娘俩一起趴在枕头

上证几何题；我去批高考卷，她给我撵的手指宽、巴掌长的面条儿……

然后心里也说：“看现在……”

听孩子讲课的感觉跟在家看着她的感觉全不一样：好像在那里开讲座的是别人，不是那个从小跟屁、犯浑，长大还撒娇、自由散漫、整天丢三落四的丫头片子。

后来和女儿聊到这件事，她还说起他们学校开国际会议，请了她的导师来做讲座，全程录像直播。临走的时候导师问，不方便拷一份视频，带回家给她妈妈看：“她看过我上物理课，总说还看看我怎么讲教育学，但一直没机会。”快六十岁的导师把拷了视频的U盘小心翼翼地装进背包内袋，那也同样是一位老妈妈“看现在……”的期待。

不知道有多少父母用心地看过孩子工作时的样子。孩子若当领导、演员、运动员、播音员……工作的样子在电视上就能看到。也有些工作场景，因为危险性或者私密性，是难以看到的，比如警察抓坏人、医生动手术、远洋航海、火箭发射……但我想，三百六十行里，方便让父母参观一下的应该还有不少。

真该让父母有机会去去看看。父母在“看”，会让孩子更有自信，而看孩子工作的父母也会感受到养大了这样一个孩子的成就感。这样的“看”，本身就是对人生延续的一种检阅。

人生长河潺潺流淌。每一代有自己的“河段”，河段与河段水波相接，怎能说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只有“沟”？代与代之间，应该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绵密而柔韧的依存感。正是这种绵长的眷恋，使每一代在终要流出自己的河段时并不觉得“万事空”，因为知道“后浪”的“看现在……”里，饱含着和前浪一起走过的岁月点滴。



红领巾与白球鞋（雕塑）李勤

南风之薰

老杜的眼睛为何瞪得这样大

李荣

《唐诗三百首》里，杜诗首先登场的，是那首有名的咏东岳泰山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此诗一般被认为是老杜年轻时所作，而且是举进士不第之后漫游齐赵地散遣心情时的作品。年轻时的盛气、落第之后的怨气以及诗客特有的豪气，再加上面对天下独绝的岱宗的高迈之气，合在一起，怪不得那独到的笔意和无可羁绊的情致，为历代读杜诗者所折服。而且，这首诗在杜集中几乎是起笔之作，诗至一开笔便是这么高的起点，他的后续作品，自然让人仰之弥高，阅读时如登临其所咏之岱宗，有“小天下”之感。

《望岳》的起句，历代注家都惊为大胆，“岱宗夫如何”这样的不知从何说起的问句，如落在旁人笔下，便成了废话，而在老杜这里，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奇崛之笔。那端的全是接下来的几句接得不同凡响，出人意料地起，又是出人意料地落。清人仇兆鼐的《杜诗详注》里，有加于“齐鲁青未了”者乎。

接下来的几句里，有一处地方，自小时候初读到现在，总在琢磨，有一点一己的想法。这便是“决眦入归鸟”当中，这“决眦”究竟是如何一回事。

历代注本对于这一句的解释，看上去都很顺当，不大让人觉得有什么疑问。如《杜诗详注》曰：“诗用四字有意；首联望远之色，次联近望之势，三联（即这‘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一联）细望之景，末联极望之情。上六实叙，下二虚摹。”如此说法，显得层次分明，十分爽目。大部分注家都不忘此题为“望岳”，而非“登岳”，所以全以“向岳而望”而解之。有友人特意提

醒金人瑞杜诗解可谓才气可人，应有取焉。检之此题下，于“决眦入归鸟”此联下曰：“二句写‘望’，亦是不忘‘切题’。而且下又引他人语曰：‘望岳，则见岳之生云，层层浮出来，望者胸为之荡。望之既久，则见归鸟。眼力过为，欲闭合不得，若眦为裂者然。眦，眼两眶红肉也。‘入’字如何解？日暮而归鸟入望。其飞必疾；望者正凝神不动，与岳相忘，但见有物一直而去，若箭之离弦者然。又，鸟望山投宿，若箭之上埃者然。此总形容‘望’之出神处，说‘决眦’字、‘入’字确极。”金圣叹或撰或引的这几段解说，实在十分生动，而且紧扣“望岳”诗题的“望”字题眼。

但是古来这些“顺当”的诗解中，对于“决眦入归鸟”，却总还要加一句：这是说明眼界的空阔广阔。《杜诗详注》引明清之际评注杜诗有名的王嗣庵《杜臆》里的话云，“荡胸状襟怀之浩荡，决眦状眼界之空阔（《杜臆》原文为‘宽阔’）”。不过，这是在说望远的感受，与仇氏自己上述的“细望之景”的话，好像有点对不上。金人瑞亦是如此，在“二句写望”之下，接着便道：“一句写望之阔，一句写望之远，则十字写望亦遂尽。”

细细想来，同是解人，在“决眦入归鸟”这同一句下，如何又是望之细、又是望之远呢？这些注家在不知不觉当中，“立足点”却是移作了两处：守在诗题的“望”字下，那立足点当然是在向岳而望的相对于岱宗而言的远处，在这个立足点上“决眦入归鸟”——细望到归鸟入了岱宗的山林之中。而说出“空阔”等解语的注家，其立足点大概已不自觉地移到了岱宗之上，无论是实写还是虚摹，站在岱宗之上望出去而“决眦入归鸟”，以此“状眼界之空阔”，那才是比较通顺一点的。

之后，我还是觉得，无论是从远处向岳而望地来看岱宗上面入林的归鸟，抑或由岱宗那里远望出去看那些远处的归鸟，那个决眦的用辞，实在有点太重。放眼看一下归鸟，为什么要眼眦欲裂地这样瞪大了眼睛呢？即便归鸟在极远处，而它的归巢更是远得极微小，根本看不清，何必这样瞪大了眼睛，极尽目力地细看呢？由岱宗的山麓或是山腰远望出去，那是要享用眼界空阔之舒畅，也同样没有什么必要如此决裂目眦地去“狠命地盯视”，莫非老杜年轻时特别地有情趣，在归鸟当中想要辨认出一只特异而熟悉的鸟，非要找到才能放心不成？一笑。总之，如果只是一般的登临送目，远望倦鸟归巢，实在是用不到这样“用劲费力”地张大眼睛的。这个小小疑问，自从接触了这一首诗以来，一直似有似无地存在着。

而且，这一个“荡胸生曾（层）云，决眦入归鸟”，第三联、两句的语序上也似乎有点不相入。如果决眦入归鸟照一般解作决眦见归鸟，那语序则是顺向的。而与之成对的上联“荡胸生曾云”，如亦作顺向的语序，则是荡胸而生出层云，在语义上实不可通。这一句的意思只能是生层云而荡胸，那么在语序上则是反向的。

这一点，其实有清一代注杜集大成的仇兆鼐已经以他的细如毫发的语感而感觉到了，这实在是出于一般的注家之上，但他提出的理由在我看来总不免有一点牵强。他说，杜句有上因下因之法，荡胸由于曾云之生，上二字因下。决眦而入归鸟入处，下三字因上。上因下者，倒句也。下因上者，顺句也。历代对于老杜的这一首《望岳》，都认为对偶者，视之为由古诗脱胎而出、却尚未在律诗上成熟的一个过渡期的作品，但是同一联对偶句的语序，窃以为总还是一致者较为自然，一顺一倒则无论如

何总有点强为之说辞，于义难安。

那么，暂且以语序相协为原则，两句当中“荡胸生曾云”由其义而可以肯定其为倒句也，推之于“决眦入归鸟”则也应为倒句，那便是入归鸟而决眦。由此突生奇想：其实，历代注家在立足点游移间之所获所感者，都各有一点道理。或许诗人是向岳而望，却是悬想登岱宗之种种情景；或许诗人实在是到了岱宗的山麓山腰，虽未登峰造极，却已是感受到“会当凌绝顶”的气概。如是这样，那么诗人由岱宗而远望，才可说是“状眼界之空阔”，而远处的归鸟却是不知不觉近诗人“悬想或是实在”的立脚的山麓山腰而归来，由远及近，猛地一下子扑面而过，让诗人吃惊得眼眦欲裂地瞪大了眼睛。

如此的一个“新解”，则不仅决眦的那一种“言重”的语感有了合乎情理落脚处，不至于显得夸张无度，而且在联句之间语序的相协上也是消除了疑难，生曾云而荡胸，正对应入归鸟而决眦，两便其意。

再者，从自然的常识而言，山麓山腰多林木，林木中多鸟巢，倦鸟归林正是当然。这里正是立足山麓山腰，倦鸟固然不必舍近林而远求木，那么我们解诗更是不必如此“舍近求远”，让老杜“决眦”两字了无安顿处也。况且，由此则金人瑞所引的那些“鸟望山投宿，若箭之上埃者然”之类生动的的话，也不落空了。

本来说起决眦，往往会想起《子虚赋》里“弓不虚发，中必决眦”这一句，飞鸟扑面，或许也让老杜当时有“中必决眦”的一场虚惊亦未可知，又一笑。

得此新解，不敢自信，问了当时尚在中学读书的家里小朋友，他的复习诗文中自有此篇目。他答了我一句：有这个可能，也算是一种解释吧。有了这个“评语”，我也算满足了。



笔会